

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請問趙抃便可知其為人及問趙抃則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為忠曰嘉祐中仁宗遠據鎮晉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責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某所以直言不隱者先國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可謂公爾忘私者也

贊曰

公以理勝 私以利言 利慾一啓

天理泯然 流靡之極 盜賊相挺

起於有已 反側陂偏 託公濟私

抑又甚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廉三

竊人之能

李 傳 鄭濟之贊

傳曰碧陵迦婆蹉過河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尊者為阿羅漢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為偷竊嘗三復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塵自如以我鼻根起諸識識分別曰香按如佛法即名為偷當知竊人之能以為己能真為偷也昔高齡晚而茶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訟之紛錯也積矣又嘗擊敗古人碑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陰賊於鬼神特列于訟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不聞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後數年夢其友關詠曰吾平生作詩多矣自以陽平代意一篇詞意深美最為得意然世人空有稱之能令此詩感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頭為增演其詞隱度人迷仙引使人

歌之他日復夢曼卿來謝嗚呼詩不得彰尚以為請况竊一以為己能者乎

贊曰

見賢思齊 見聖克由 萬善備足
在人反求 思不如舜 以為己愛
安有羊質 傳以貌貅 欺人自欺
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傳曰自古以來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因於人如滕王元嬰之工蛺蝶公孫大娘之舞劍曹剛之琵琶米嘉榮之歌但以主建宮詞及唐賢詩句偶及之耳所謂善者但凡稍有所長皆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聞許君晉公之事乎昔許真君在世日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文勒其新記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際忽聞空中有聲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測之聲許愕然炷香虔祝願聞求救之由良久復聞曰所刻舊碑雖已磨滅而當時

作文之人見詣水官訴君奪彼之名願君之名由是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早圖之許君於是訪尋舊文別為立石刻之是夕復夢一神謝曰蒙君再顯吾名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萬靈庶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如戒修之後果得道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至境設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裴晉公廢以為宮設醮之日霹靂大震韓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誠德政舊碑是日流汗成泥旬餘即有中使至磨去韓公平淮之作復刻少誠德政之文蓋上於夢中了有所見也嗚呼文字尚爾况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

贊曰

蔽賢之罪 是謂不祥 原其初心
 忌人所長 王在木潤 珠生夜光
 物有良貴 猶難掩藏 嫉能雖善
 欲盡而章

形人之醜

傳曰醜也者乃妍醜之醜也形也者形容

之形也如蕭崇儀之好嘲章齊一之喜誇是也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亦所不問竟坐誘政竄死登州葉築道傍無不罵者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感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然則人之有醜是可形乎惜其不聞黃坑之事聞必戒也武弁有段遶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數片燭髒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黥蹤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癖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大有伏藏卿以為謝如戒掘之果獲財至十餘萬然則形人之醜安知異日亦無其報哉

贊曰

美如昭君 圖畫故錯 矧茲利口
 過於丹腹 所謂形容 巧於描摸

評人之私

眾既喧播 終難洗濯 以我片言 陷人大惡

傳曰評也者不但形容直評之也如呂吉甫輩是也曾子宣之為司農卿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等事張粹明之為司農卿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司農不了事件周師厚為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託監鹽張商英賣之商英以告察訪滿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師厚坐此降官張商英為館職滿舉子於判監舒亶劾奏其簡商英亦坐此奪官夫豈不知子貢所謂惡評為直之說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陳忠肅確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之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屬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公或勸公上其書日請託書札公笑曰評人之私吾豈為之胡公宿知

洞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公費錢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書其簿公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佞滕侯幾時矣假有不減矣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書字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乃書為人至其於厚涼薄其相距便萬萬遠矣

贊曰

許異於直 聖人惡之 謂其陰險

乘機抵讞 指天信誓 握手笑嬉

利害小及 反眼相持 匪兇匪虎

彼何人斯

耗人貨財

傳曰耗人貨財使之門戶彫零子孫狼狽為彼人者其為罪也豈為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見也文奇以燒煉游于兩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劍州僦一屋於中煨藥無何

火發延燒一坊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驚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驚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于燒藥之所以謝居民然則他人貨財是可耗乎他人貨財不可耗已之貨財亦可耗乎請為更舉一事庶幾為子弟者皆知所戒

王祖德紹興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與其子暮坐堂中恍見祖德從外歸責曰吾聞家中已議賣宅宅乃祖業安可輒以又曰吾平生所寶黃荃郭熙山水李成寒杖

凡十軸聞亦持出令人議價吾下世未幾家不至貧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無計可歸幸值中元得暫歸耳若不速改吾將禍汝其妻大懼不復議賣以此觀之他財我財皆不可耗

贊曰

女魃致貧 窮鬼疾富 為妖為孽

理不可究 人性至貴 族親黨友

亦獨何心 如人所有 公劉好貨

惟民之厚

離人骨肉

傳曰骨肉者血屬也此皆人之大倫何可離間不聞張嵩山之事乎昔張孝基為同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過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數年孝基見富人之子乞丐于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養幸甚既而有餘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得灌園已自幸得管庫尤厚幸也於是使之管庫久而其子益馴謹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財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過乎於是盡舉家財還之時人莫不稱嘆以為古所未有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騎御聯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狀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相與前揖請問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還財事也語脉未終忽已不見噫嘻為人婿而如孝基者世間有幾人耶他人處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為富人婿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

歲乃命其婿主其質作遺書付之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及其子長成乃許于官時張忠定為郡守閱遺書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真智人也為其子幼故作此計使汝勤加撫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與子以三與婿二皆泣謝而去嗚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則嵩山脚踏實處固已遠在天上安得不為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則此婿一折而伏尚為知義豈不愈於狼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尤天遠矣。

贊曰

古有太宗 輯正昭穆 姬典之訓

亦聯宗族 後世義聚 重其親睦

聖如周公 閭于二叔 長舌編言

慘彼孽毒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廉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傳曰許真君在世日嘗於南昌誅一蛇精道侶願從者無慮千數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三百人與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慮其修行無力因向火取三百塊炭變為三百美人遣令試之及明驗視惟吳猛施道一二人衣無炭跡餘二百九十八人皆是與炭合者當其合時豈不人人視為一美婦人安知特一塊炭乎大抵皆慾習未斷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風采凜然雖燕談未嘗啓齒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隱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得秦弱蘭者衣以弊衣使詐為驛子之女且暮擁帚掃灑驛庭弱蘭有絕色陶為之動遂失謹獨之戒因作郵亭詞數闕使弱蘭歌之後數日李主大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於是出弱蘭使歌所贈詞以侑之

毅乃大慚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歸朝廷已知不復任用文潞公在蜀頗多燕集有飛語聞適御史何聖從名郊謁告歸蜀止因今密訪其事郊將廢境潞公為之懼張少愚名命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任漢州通同郡會有管妓善舞聖從愛之至問之姓妓曰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俞即取其項帕題詩其上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其妓作竹枝詩歌之聖從為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聖從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亦為之醉既而喧傳遠達聖聽及歸不復引見潞公之謗由是遂息嗚呼陶穀固無所守聖從素稱方直矣亦爾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動于中矣豈非慾習未斷妄認幻軀自生愛見而然耶

贊曰